

中國石窟簡史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Grottoes

常青 著

目 錄

引 言	001
第一章 石窟藝術的源頭	007
1. 佛教與希臘文化的撞擊	008
2. 印度——石窟寺的誕生地	012
第二章 沙漠綠洲中的佛國妙境——西域早期石窟寺	017
1. 蔥嶺以東的佛光初照	018
2. 沙漠南沿的湮廢佛寺	021
3. 龜茲古國峭壁間的天宮樓閣	028
第三章 梵音迴蕩在河西走廊——十六國時代的石窟寺	037
1. 祁連山下的淨土——北涼石窟	040
2. 「鬼窟」裏的仙影——西秦炳靈寺	047
第四章 宏偉壯觀的功德畫卷——大同雲岡石窟及其影響力	055
1. 帝王就是當今如來	057

2. 曇曜的功績	059
3. 輝煌富麗的雕飾	064
4. 佛陀穿上了隱逸者的服裝	072
5. 敦煌莫高窟的曙光	080
6. 麥積山與萬佛堂	087

第五章 民族風格集散地 —— 北魏晚期的洛陽龍門

1. 古陽洞 —— 琳琅滿目的雕刻藝術寶庫	095
2. 莊嚴的岩中佛殿	102
3. 佛的體型開始豐滿了	111
4. 鞏義塔廟的華麗佛雕	115
5. 龍門靈光遍照北方	118
6. 絲路沿線的佛跡	123

第六章 從東西對立走向南北融匯

1. 東魏、北齊的幽僻梵宇	135
2. 西魏、北周的天國香雲	149
3. 兼容南北 承前啟後 —— 隋代石窟寺	162
4. 大教再度勃興的曙光	169

第七章 氣勢磅礴的藝術巨製 —— 初唐石窟寺	175
1. 長安 —— 唐風佛教藝術的發祥地	177
2. 東都洛陽的盧舍那佛之光	183
3. 武則天 —— 下生人間的彌勒佛	189
4. 繁榮的藝術 燦爛的群星	194
5. 奇妙神秘的偶像 —— 密教造像的起源	207
第八章 富貴超凡的世尊風貌 —— 盛、中、晚唐石窟寺	215
1. 穠麗豐肥的姿容 雍容華貴的氣派	218
2. 一枝獨秀的敦煌莫高窟	222
3. 巴蜀招祥的來世樂土	231
第九章 從彼岸天國到世俗人間 —— 五代、兩宋石窟寺	237
1. 火焰山下的回鶻清靜樂土	241
2. 五代、北宋時期的曹氏敦煌	247
3. 西夏時期的安西榆林窟	254
4. 黃土坡上的宋、金藝術奇葩	262
5. 西子湖畔的吳越、兩宋洞窟	267
6. 構思奇巧的南宋寶頂道場	278

第十章 晚霞輝映——元、明、清石窟寺	283
1. 點綴杭州風景的梵式神祇	285
2. 漢藏合璧——河西走廊的元代石窟	292
3. 最後的浪潮	301
結束語	309
附 錄	311
參考書目	311
圖片索引	314
主要石窟（摩崖造像）分佈表	322

引言





圖 1 敦煌莫高窟北區洞窟外景（2019 年拍攝）

石窟寺，指在河畔山崖間開鑿出來的佛教寺廟（圖 1）。對於一些石窟寺洞窟比較密集的地方，人們又習慣稱之為「千佛洞」。石窟既屬於佛寺的性質，自然也是為宣揚佛教的教義服務的。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起源於印度。其創始人悉達多，族姓喬達摩，佛教徒尊稱他為釋迦牟尼，意思是「釋迦族的聖人」。相傳他是釋迦族淨飯王的太子，生於今尼泊爾境內的迦毗羅衛（今尼、印交界之羅泊提河東北部）。關於他的生卒年代，一般認為是公元前 565—前 486 年，大約與中國的孔子同時。他 29 歲出家，35 歲時獨立完成了自己的學說體系，創立佛教。此後他一直在印度恆河流域進行傳教活動，歷時 45 年，逐漸得到了上層統治者的支持，也擁有越來越多的信徒。

佛教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宣揚世界是「苦」的，只有信仰佛教才能找到擺脫「苦」的道路。佛教認為，現實世界中的生活就是個痛苦的過程，即所謂「苦海無邊」。人生的痛苦是由無明（即愚昧無知）引起的，只有消除了無明，才能獲得解脫；只有信仰佛教去修行，才能消除無明。

佛教還主張「因果報應」「生死輪迴」和過去、現在、未來的「三世」說，宣稱一切生物包括人類在內都在不斷的輪迴中生活。輪迴有六條道路：天、人、阿修羅（魔）、地獄、餓鬼、畜生。一個人如果在生時多行善事，遵照佛教制定的行為規範辦事，來世就可以轉生天界；相反，如果在生時常做壞事，下輩子就要變成餓鬼、畜生，甚或墮入地獄。

佛教為了把人們的思想行動納入自己的軌道，還指出了種種解脫輪迴之苦的道路。它認為世界上一切現象都不是永恆的，而是生滅變化的，就如同人離不開生老病死一樣。「涅槃」是人們生活追求的最終目的，也是佛教全部修習所要達到的最高理想，它是擺脫了生死輪迴後獲得的一種絕對安靜、神秘的精神境界。在這個與現實世界相對立的涅槃世界裏，既擺脫了外在事物，也擺脫了人世間一切的痛苦與煩惱。只要累世不斷地按照佛教的教義去修行，就可以在這個彼岸世界中找到最終的歸宿，獲得極大的快樂。這就是佛教的基本思想。

數不清的善男信女，為了追求這個虛幻之中的彼岸世界，忍辱負重，施捨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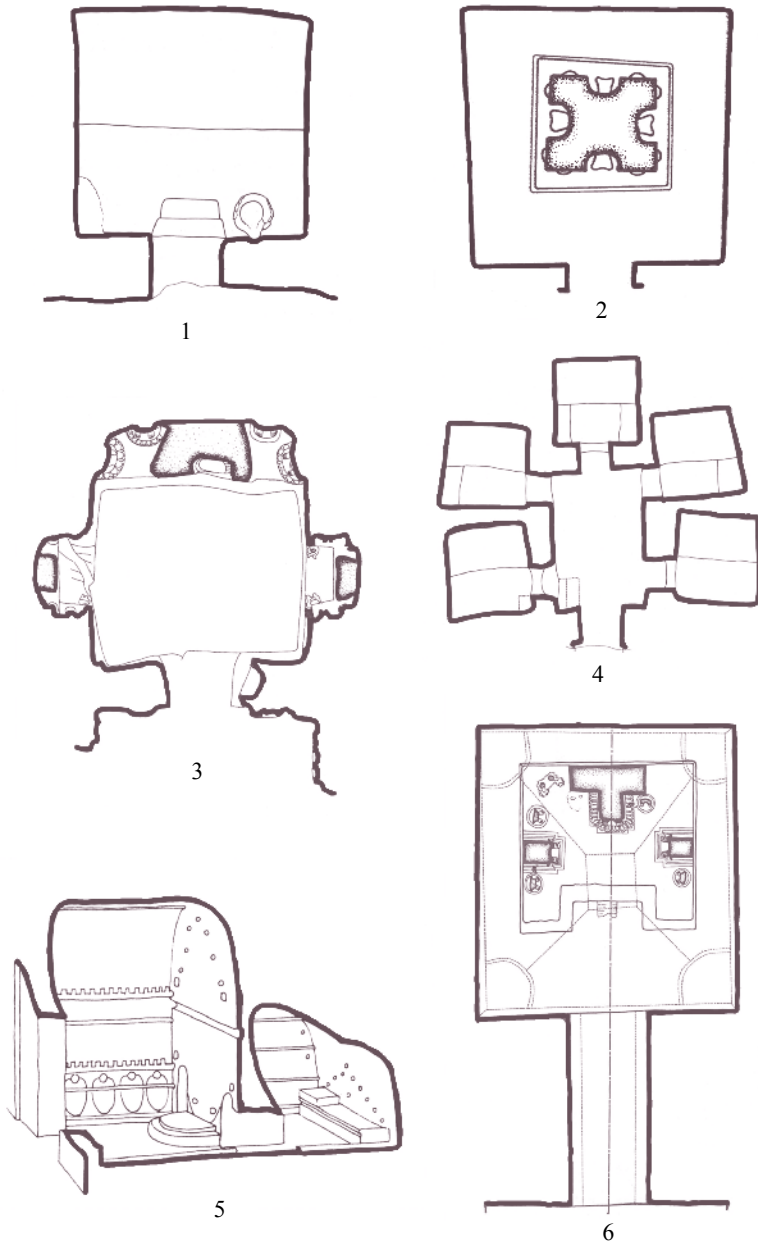


圖2 石窟寺部分類型平面與剖視圖

1. 僧房窟 (敦煌莫高窟北區第 211 窟) ;
2. 中心柱窟 (酒泉文殊山千佛洞) ;
3. 佛殿窟 (洛陽龍門石窟普泰洞) ;
4. 多室禪窟 (敦煌莫高窟北區 B113 窟) ;
5. 大像窟 (拜城克孜爾石窟) ;
6. 佛壇窟 (敦煌莫高窟第 55 窟)

善，甚至將自己的一生寄託在青燈古佛旁，去身體力行佛教規定的種種清規戒律。千百年來，寺院一直是信徒們認為可以實現佛教最高理想、到達彼岸世界的基地。在寺院中，出家人可以拜佛修行，在家的信徒可以來這裏領悟佛法的真諦，為自己和親人們祈福消災。佛寺裏的偶像，即佛、菩薩、羅漢、護法等已被賦予了佛教全部的思想和靈光。在這裏，通過僧侶們的引導，人們就可以同佛或菩薩進行精神上的接觸。

石窟寺就是提供給僧侶們修行，以達到人與佛之間進行靈魂交流的重要所在。中國石窟寺的開鑿，是向印度學習的。石窟寺分佈的地理位置，一般是在既遠離塵世間的干擾、環境優美、便於僧侶們靜心修行，又接近交通要道、生活方便、便於香客們虔心朝拜的地區。

中國石窟寺的類型頗多，概括起來可歸納為以下幾類(圖2)：

1. 窟內立着中心塔柱的塔廟窟，供僧侶做禮拜的，盛行於十六國與北朝時期，直到唐代仍有開鑿。

2. 沒有中心塔柱的佛殿窟，頂部一般為覆斗形或穹隆形，是禮拜與講經的地方，盛行於北朝晚期與隋唐時期。

3. 主要為僧人生活起居和坐禪用的僧房窟，多見於十六國與北朝時期。

4. 塔廟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主要為禮拜佛像，自十六國至隋唐時期都有發現。

5. 佛殿窟內設壇放置佛像的佛壇窟，一般見於盛唐至明代。

6. 專為僧人坐禪修行用的小型禪窟(羅漢窟)，一般是一個大室帶幾間小室，也有單座禪窟以及由小型禪窟組成的禪窟群。

7. 沒有特定洞窟形制的石窟寺。此類石窟有的利用天然洞穴，有的開鑿成露天摩崖龕的形式，有的根據崖面走向進行統一佈局與特殊處理，以達到與自然山體的有機結合。後一種多見於唐代以後。還有一些石窟，如專門埋葬死者的瘞窟、用於存放物品的儲藏窟等，也沒有特定的形制。

中國石窟寺的開鑿多為就地選材、因地制宜。例如，洛陽龍門石窟建在質地堅硬的寒武、奧陶紀石灰岩上，在它的表面可以雕刻出很精細的紋飾與形象；大

同雲岡石窟建在較為鬆散的侏羅紀砂岩上，雕鑿起來較石灰岩省力得多，因此較容易開出一系列宏偉的大型洞窟，但對於具體的形象卻無法像龍門石窟那樣精雕細刻；敦煌莫高窟所在的鳴沙山，是由第四紀初期的沉積物酒泉礫石層組成的大小不等的鵝卵石和沙土的凝物，石子雖然堅硬，但彼此間的黏力不大，雖可鑿窟，但在上面雕刻就不行了，於是莫高窟只能在礫岩上抹泥層，再製作泥塑像或繪壁畫。各種各樣的石窟寺，在最先設計的時候，一般都修建有木結構的窟檐以保護石窟，有的還在窟前加蓋了木結構的佛殿，石窟是木結構佛寺的重要組成部分。隨着歲月的流逝，木質的建築早已不存在，今天人們所能看到的，就只有裸露在斷崖間的一個個洞窟了。

如今，保存在中國大地上數不清的石窟寺，留給人們的已不僅僅是佛家思想的啟迪，更重要的是，它們已成為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石窟藝術來自現實生活，在眾多的石窟寺中，包含着許多中國古代珍貴的建築、雕塑、繪畫珍品，包含着取之不盡的研究古代宗教、哲學、藝術及風俗的資料。同時，不少石窟寺今天已開發成為風景名勝區，遊覽石窟，可以使人們的心靈得到淨化，讓自己與寧靜而遼闊的大自然融為一體。

讓我們追溯石窟寺的源頭，沿着歷史的足跡，去一步步探尋其中的奧秘吧！

第一章

石窟藝術的源頭



1. 佛教與希臘文化的撞擊

釋迦牟尼涅槃約 150 年後，世界文化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就是希臘文化的東來。

公元前 4 世紀中葉，馬其頓人統治了位於歐洲地中海之濱的希臘，馬其頓國家在亞歷山大大帝（前 356—前 323）時成為強大的帝國。亞歷山大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他的導師是極有聲望的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亞歷山大仰慕希臘文化，他不但夢想征服世界，還夢想把世界希臘化。此後十多年

間，亞歷山大相繼征服了小亞細亞、敘利亞、埃及、波斯，並且佔領了印度的西北部。他的足跡所到之處，便建立起一系列的希臘化城市，從而使他的夢想變成了現實。亞歷山大死後，印度建立起強大的孔雀王朝（約前 324—約前 185）。儘管他們驅逐了馬其頓人，結束了其統治，統一了全印度，但印度的西北地區卻深深地烙上了希臘文明的印跡。

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國王——阿育王統治時期（前 268—前 232），定佛教為國教，大量的佛教徒被派往印度各地及印度周圍的國家去傳教。直至公元前 230 年娑多婆訶那王朝（225



圖 3 印度阿瑪拉瓦拉大塔雕刻殘件「出遊四門」（前 1 世紀—1 世紀。大英博物館藏）

年滅亡)興起於德干高原西部，佛教受到歷朝統治者的保護。在這段時期的印度佛教美術中，是不出現佛的形象的，只是以象徵物來表現佛，如用菩提樹表示佛的成道，用法輪表示佛的第一次說法，用佛座表示佛正在說法，用佛的腳印代表佛，用佛塔表示佛的涅槃，或者在表現佛的故事情節中不出現佛的形象(圖3)，等等。因為原始佛教與部派佛教認為釋迦牟尼是脫離了輪迴的超人間的特殊存在，是不能用真實的形象表現的。

隨着佛教教義的不斷發展變化，到公元1世紀前後，大乘佛教在印度興起。他們把前期的原始佛教與部派佛教貶稱為小乘。乘是「乘載」或「道路」的意思，顧名思義，就是宣揚大乘的佛法帶你到極樂世界更為方便。大乘佛教主張佛不僅只有釋迦一人，三世十方都有無數的佛，如阿彌陀佛、彌勒佛、盧舍那佛、藥師佛等，這些佛是各方世界和極樂國土的主宰者。大乘佛教認為，只要經過累世修行，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佛，上升到佛國世界。此時，佛已不像小乘所宣揚的那樣可望而不可即了。這就需要在感官上變佛的抽象為具體形象。

這時，希臘人統治過的印度西北部犍陀羅地區(以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為中心)，是貴霜王朝(30—375)統治的中心區域。貴霜人的祖先就是西漢時期居住在甘肅西部一帶的大月氏。後來，大月氏被匈奴人擊敗，於公元前170年左右開始西逃，多年以後到達阿姆河流域，逐漸征服當地人，最後以西北印度為中心，建立起強大的國家，並且迅速接受了希臘與印度文化，在公元1世紀初期開始信仰佛教。犍陀羅地區富有希臘文化傳統，希臘的雕刻藝術在那裏久負盛名。於是，大乘佛教的思想首先在那裏與希臘的藝術發生碰撞，催生了奪目的藝術之花。

佛究竟是甚麼形象？恐怕當時的人也無法說清。於是，人們就借用希臘藝術中阿波羅神(Apollo)的形象來表現釋迦牟尼。也許在當時人的眼裏，佛也具有這位希臘神祇的特點。這種佛像在體型和面相上完全是希臘式的，僅在身體的某些部位表現出佛經上說的佛的一些超人特徵，如頭上刻出肉髻、眉間有白毫、長臂過膝等。佛的服裝有兩種，一種穿着長長的通肩(圓領包雙肩)大衣，很像一位古希臘時代的智者(圖4)；一種穿袒裸右肩的大衣，具有印度亞熱帶地區服飾的

特點。衣服雖然都是緊貼着身體，襯托出優美的體態，但質地厚重，突出地表現着寫實的排列有序的衣紋。由於這種最早的佛像多發現於犍陀羅地區，以後人們習慣地稱這種希臘與印度文化相結合的雕刻藝術為犍陀羅藝術。

不久，在印度恆河中遊西北部的秣菟羅地區，人們接受了犍陀羅的造像思想，又興起一種新的佛像藝術，並且在以後的笈多王朝（約 320—約 550）發展壯大，取代了犍陀羅式的希臘風格並日臻完善。這裏的佛像具有渾圓的面相與健壯的身體，體型寫實，但衣質輕薄，衣紋為抽象的陰刻線或突棱線，顯得大衣更加緊貼着身體，如出水一般，有的在衣服表面很少刻衣紋或不刻衣紋（圖 5）。秣菟羅風格造像對印度、中國以及東南亞各地都產生了強烈影響，代表了真正印度本民族的藝術形式，或許這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公元 1 世紀末葉開始有佛像時，石窟早已在印度產生，但並沒有迅速地把佛像迎入它的殿堂。多年以後，等到人們能夠在石窟寺中禮拜佛的尊容時，所能見到的已是印度式的秣菟羅造像藝術了。



圖4 犍陀羅石雕立佛像(3世紀。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編號 67.154.5)



圖5 笈多朝石雕立佛像(5世紀。印度瓦拉納西薩爾納特博物館藏,編號 248)

2. 印度——石窟寺的誕生地

印度最古老的石窟位於比哈爾邦的加雅城，都是「邪命外道」的修行窟。

所謂「邪命外道」，是指與釋迦牟尼同時代的、有代表性的六位思想家（六師）之一末伽黎·拘舍羅（Makkhali Gosala）所創立的生活派。生活派被佛教視為邪說，因而被貶稱為「邪命外道」。拘舍羅宣傳的是一種宿命論學說，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受命運支配的。在命運的鎖鏈下，任何人的意志都是無能為力的，倫理道德也是沒有意義的。以後，生活派有了自己的寺院和教團組織，過着嚴格的戒律支配下的苦行生活。在孔雀王朝，生活派受到阿育王的保護，有了較大的發展，為他們提供苦行場所的石窟寺就開鑿在這個時代。

位於加雅城北 25 公里處的巴拉巴爾山（Barabar Hills）石窟群中，就有幾所重要的外道窟。代表性的如蘇達瑪（Sudama）窟，內部刻有阿育王 12 年的題記，上面講這所石窟是奉獻給裸形外道的行乞者的。可以想像，生活派教徒在苦行時常常連衣服都不穿。蘇達瑪窟分內外兩室，外室呈長方形，長 10 米、寬 6 米、高 4 米左右，縱券頂；內室平面近圓形，長 6 米、寬 5.8 米左右，穹隆（半球形）頂，中部有一座敦實的塔（圖 6）。在內外室交接的部位，像茅屋頂那樣伸出成檐。這就是典型的外道窟，也是石窟中最古老的樣式，它標誌着石窟寺在印度的誕生。

佛教雖然在教義的基本理論上排斥其他宗教團體，但對於其他宗教思想甚至神靈，則往往採取借鑒與吸收的態度。

大約在公元前 2 世紀，佛教徒就接受了生活派在山中開石窟寺供禮拜修行的做法。最初的佛教石窟幾乎是機械性地模仿草庵茅舍，如位於安德拉邦的貢塔帕里石窟中的一所洞窟，其主室呈圓形，中間有一座塔，主室外部有長方形的門廳。但是很快，佛教徒就對這種原始形制做了改進。其改進形式大量地出現於高



圖 6 印度巴拉巴爾山蘇達瑪窟內景 (前 3 世紀)

止山脈的西部和孟買地區。這種新型的供佛教徒禮拜用的石窟，在平面佈局上有一定的共性：長長的馬蹄形平面，最裏面做成半圓形，中間是一座覆鉢形（半球形頂）塔，環繞着塔的內側以及側壁的旁邊都佈置廊柱，以供信徒們從廊柱的外側繞塔禮拜。這就是石窟寺發展史上一種最重要的類型——塔堂窟，音譯也叫支提窟（Chaitya）。其中卡爾拉（Karle）的塔堂窟是最大最完美的一所。它縱深 38 米，寬 14 米，既莊嚴又宏偉，並具有完美的採光方式（圖 7）。這批早期的塔堂窟約建於公元前 2 世紀到公元 2 世紀的娑多婆訶那王朝。

為甚麼要在石窟中建佛塔供環繞禮拜呢？原來，在古代印度，塔就是墳塚的意思。相傳釋迦牟尼死後，他的遺體被弟子們火化，結晶成舍利子。按照印度古老的習慣，弟子們建塔埋葬保存了這些舍利子。在佛教中，舍利子是一種至高無上的神聖物品，是佛教徒頂禮膜拜的對象。為了表示對佛的虔誠和信仰，信徒們都爭着迎請舍利，建塔供奉。這種塔在印度稱作「窣堵坡」，在中國還有一種稱呼



圖 7 印度卡爾拉石窟的塔堂窟（約前 2 世紀）

叫「浮屠」。同時，塔也就成了佛的象徵物。石窟中鑿的佛塔不是埋葬舍利的，只是象徵着佛的存在，這種沒有舍利的塔一般稱作「支提」。根據佛教經典《菩薩本行經》所說，如果人們能夠經常環繞着佛或象徵佛的塔做禮拜，就可以獲得無上的福報與功德。這就是塔堂窟所能體現出的價值。不過，在公元 2 世紀以前的塔堂窟中還沒有使用過佛像。在石窟中直接對佛像做禮拜，是 5 世紀以後的事。

印度佛教石窟的另一種重要類型是僧房窟，它的音譯是毗訶羅窟（Vihara）。它的一般形制是：開出一間平面近似方形的大廳，環繞着大廳再開出一系列方形小室。大廳是供僧人生活起居的，小室是供僧人坐禪修行的。位於孟買東部巴雅（Bhaja）石窟群中的僧房窟，可以作為其中的代表（圖 8）。印度的這種僧房窟數量要遠遠多於塔堂窟，一般是很多僧房窟圍繞着一所塔堂窟，由此組成印度的石窟寺院。僧侶們平時在自己的僧房中生活修行，到了集體誦經禮拜的時間，再集中到塔堂窟裏。其實今天中國佛寺中僧侶們的修習與生活方式，又何嘗不是這樣呢？他們只是用地面上的寺院來取代山中的石窟而已。

在古代中國，這種在山中開窟修行的思想一旦被佛教徒所接受，就顯示出了強大的宗教與藝術感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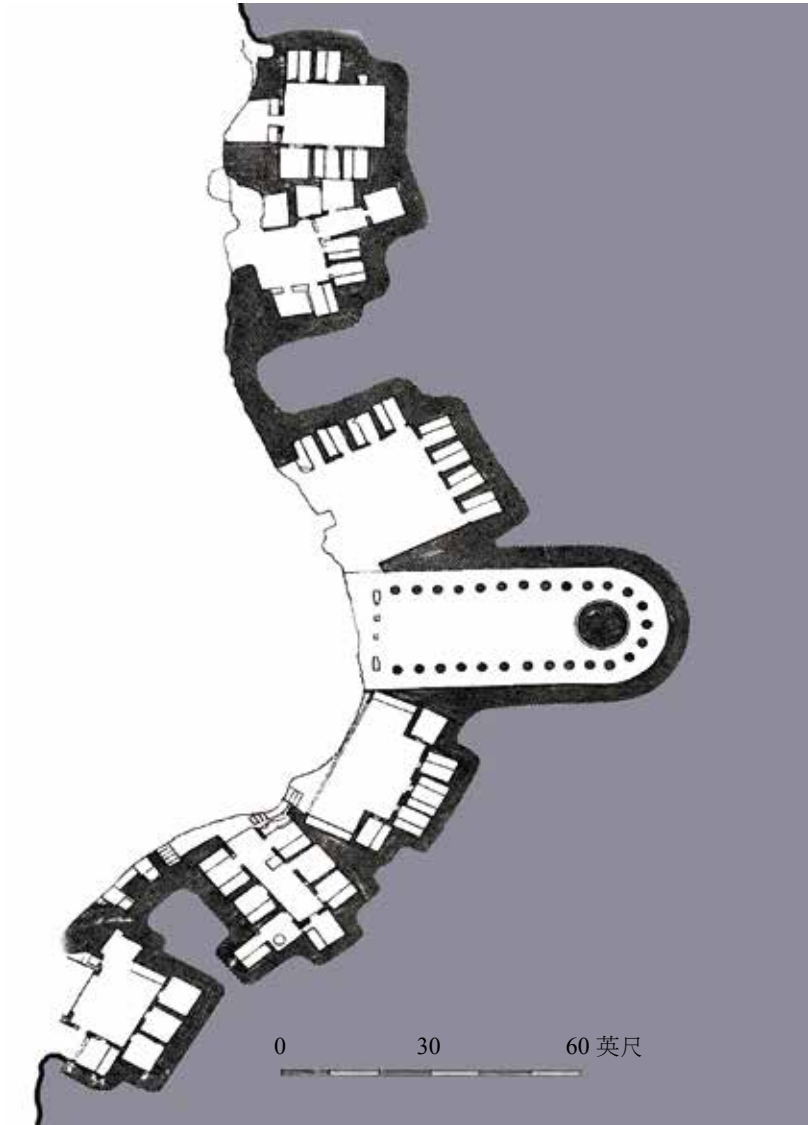


圖 8 印度巴雅石窟群連續平面圖（約前 2 世紀）

第二章

沙漠綠洲中的佛國妙境

——西域早期石窟寺



1. 蔥嶺以東的佛光初照

公元前 138 年，漢武帝（前 141—前 87 年在位）為了擊敗雄踞北方的強敵匈奴，聽說從敦煌祁連山一帶西遷的大月氏原來是匈奴的死敵，因此募人出使大月氏，約大月氏共同夾擊匈奴。歷史上著名的大探險家張騫（？—前 114）光榮地承擔了這項使命，於是一條橫貫亞洲內陸的東西交通要道被張騫鑿通了。這條路從西漢的首都長安（今陝西西安）出發，經過甘肅的河西走廊，出敦煌城後，一支沿天山山脈南麓，一支沿崑崙山山脈北麓西進，繞過兩大山脈之間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匯合於疏勒（今新疆喀什），然後翻越蔥嶺，又分道揚鑣：北道向西北伸延，南道向西南行進直達印度。這條路向西直達地中海的東岸。兩千年來，中國以絲綢為主的物產由這條路源源不斷地運往西方各國，因此人們習慣地稱之為「絲綢之路」。

有趣的是，中國的絲綢開始運向西方 100 多年以後，經由這條著名的通商要道，又為中國人迎來了西方佛祖。

相傳公元 64 年，東漢明帝劉莊（57—75 年在位）在他的寢宮中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一個神人，金黃色的身體有兩丈多高，頭頂閃着太陽般的光芒。第二天，他讓大臣們都來解這個夢。很有學問的傅毅（約 42—約 90）說：我聽說在天竺（印度）有一位得道的人，人們都叫他「佛」，能在天空中飛行，通身可以放射日光，陛下夢見的大概就是這位神吧！漢明帝相信他夢見的就是佛了，於是派遣郎中蔡愔前往天竺，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蔡愔等人在西域遇見了印度高僧攝摩騰、竺法蘭二人，用白馬馱載着佛經和佛像，正好要去中國傳播佛教。公元 67 年，漢朝使者和印度高僧一起回到洛陽。漢明帝專門為印度僧人建造了佛寺，這就是中國的第一座佛寺——白馬寺，印度僧人在那裏譯出了《四十二章經》。

這個故事顯然包含着佛教徒們誇張的成分。從歷史資料來看，最初從印度傳入的佛教，並沒有得到廣泛傳播，也沒有在那時確立佛教的信仰。

2世紀上半葉，貴霜王朝的第三代國王迦膩色迦（約127—約151年在位）即位，大力提倡佛教，國家的勢力也進入了鼎盛時期。它的國土北起阿姆河，南至印度河，西鄰咸海，東接蔥嶺，並且虎視着蔥嶺以東的新疆地區。在塔里木盆地南緣的和田、民豐等地區，考古學者曾發現許多用西北印度的一種俗語——佉盧文字寫的文書和錢幣，時代屬於2世紀下半葉至4世紀，有力地說明了貴霜人曾經活動在這些地區。中國內地的佛教，是在東漢末年的桓帝（146—167年在位）與靈帝（167—189年在位）之時，由來自安息、貴霜、天竺、康居等蔥嶺西部國家的高僧們傳來的。此後，一部部佛經在東漢的首都洛陽翻譯出來，佛教，這個外來的宗教，開始立足於中華大地。

印度的佛教藝術也是在東漢末年引進中國的。考古學者在四川樂山東漢晚期的崖墓中，曾發現一尊高37厘米的石刻坐佛像，具有濃郁的犍陀羅藝術的風格。



圖9 1942年四川彭山崖墓出土的陶質搖錢樹座（東漢末年。南京博物院藏）



圖 10 江蘇連雲港孔望山摩崖造像 X2 立佛與 X65 供養人像（東漢，2 世紀下半葉）

1942 年，在四川彭山東漢末年的崖墓中出土一件陶質搖錢樹座，表面也有一尊帶有犍陀羅風格的佛像（圖 9）。江蘇連雲港的孔望山摩崖造像是國內現存最早的具有較多佛教內容的石刻，其中的 X2、X61、X71 立佛像，X4—X42 涅槃臥佛與眾弟子的舉哀像，X76 的坐佛像，以及 X65 的持蓮花供養人像，可以確定屬於佛教內容（圖 10）。所謂供養人，就是出錢雕刻佛像的主人自己的象徵或摹刻像。他們把自己的形象刻在佛像之側，目的是要使自己的造像功德流芳百世。

孔望山的這幾尊佛像都穿着通肩大衣，頭頂有明顯的肉髻，立佛的雙腳都呈八字形分開，顯然含有印度某些造像的風格。但是它們的面相已具有東方色彩，雕刻手法也很接近於漢代流行的畫像石藝術。因此，孔望山的佛教石刻，應該是受到了貴霜佛教藝術熏陶的中國藝術家創作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國人最初接受印度佛教藝術時，就不是機械地模仿，而是採取了同中國固有的傳統藝術相結合的方式。

但是，東漢以及三國、西晉時期的佛教藝術作品保存至今的極少，若論佛教的發達與藝術的繁榮，這段時間還應首推西域，即中國的新疆地區。

2. 沙漠南沿的湮廢佛寺

西域，在漢代指的是玉門以西、蔥嶺以東的新疆天山以南廣大地區。從廣義上講，西域的範圍還要包括蔥嶺以西的中亞地區。從地理位置上看，塔里木盆地正在亞洲中部，所以英國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在新疆探險時，把它叫作「亞洲腹地」。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西域由於絲綢之路的繁榮，據有得天獨厚的地位。歐洲的希臘文化、中亞的波斯文化、印度的佛教文化以及中國的古代文化，都在這裏得到了融合、吸收、消化，形成了獨特的西域文明。

東漢、三國與兩晉時代，蔥嶺以東、塔里木盆地的南緣興起鄯善、于闐兩大強國。鄯善的國土包括今天的民豐縣至羅布泊的北部，以若羌為中心；于闐國則從民豐以西到今天的喀什市，以和田為中心。佛教最初翻越蔥嶺進入新疆的時候，就是由這兩個國家弘揚起來的。

一千多年以後，昔日矗立在鄯善、于闐輝煌的佛教殿堂，早已被流沙吞沒，成為歷史的陳跡。20世紀初，英國的斯坦因探險來到這裏，從此，一幅幅絢麗的畫卷又重見天日，同時也給人們帶來了一個個不解之謎。

在若羌縣的米蘭，斯坦因發現了一處倒塌的佛寺遺址，他們清除了下層堆積的廢物以後，發現它是帶有犍陀羅風格的佛塔遺址。在塔的基部裝飾着很像希臘神廟風格的廊柱，在環繞佛塔的外牆正對廊柱的地方，還有並排的6尊無頭坐佛像。斯坦因把這個寺院稱作2號遺址。以後的時間裏，他們相繼在米蘭發現了14處寺院，年代都可以定在4世紀以前。其中3號和5號遺址的發現，更能使人們領略鄯善國的佛教藝術成就。

3號遺址是一處外方內圓的建築。中間是一座用土坯砌造的佛塔，直徑2.7米，四周有方形圍牆，邊長9米。佛塔周圍有1.2米寬的迴廊，繞迴廊行走就可



圖 11 新疆若羌米蘭 3 號遺址出土的有翼天使壁畫（約 4 世紀。印度國家博物館藏）

以禮拜佛塔。發掘到迴廊的中腰部位時，斯坦因大吃一驚：在這亞洲腹部荒涼寂寞的沙地中，居然見到了帶有歐洲古典風格的天使畫像（圖 11）。懷着無比興奮的心情，斯坦因用手把這些畫在迴廊上的天使一個個仔細地清理出來，一共 7 個。這些天使都睜着靈活的大眼睛，眉毛揚起，向前注視的眼神與繞塔禮佛的信徒們的目光恰好相對。這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他們使斯坦因想到了希臘少女美麗的面容。當然，斯坦因也明白，在這所佛寺裏，他們並不是代表着基督教的天使，而是佛教中的乾達婆，是香音神。根據佛經的說法，他們的身上常常散發着一種香氣，又能以音樂和舞蹈來傳達佛法的微妙境界。他們在以後的佛畫中會更多地出現，中國人還送了乾達婆一個形象的名字——飛天。米蘭天使的原型，無疑是希臘羅馬神話中的愛神，當他們追隨亞歷山大的足跡來到東方時，這種天使就自然地飛進了佛教的殿堂，變成了佛教中的乾達婆神。

3 號遺址的殘存壁畫，還有一幅佛和 6 位弟子的畫像。佛在畫面的左側，頭